

精刊
吳執甫尺牘

國學扶
輪社

吳摯甫尺牘卷一

中

與東海關道劉薌林

閏月廿五日

前聞移官東海即思馳書奉賀繼又念津郡使院有事當可藉圖一見俟面賀未晚無取浮詞相騁昨赴津小住十日不得一迎台旆計伯夫人殯期群公麋至大駕亦必來會而下走屈時又未必能往與其盛久別謀會緣慳若此量移之舉人人以為大幸某尤若與有榮施不自解其何故聞履新尚需時日執事宵次固不以遲速嬰心也某罷官後百無系念惟時覺吾皖人才此時適逢極盛深恐後來難乎為繼要須先達諸公加意培養近來各省皆有古學書院皖省獨無前年曾上書傅相勸為創建今聞吳學使沈中丞有意為此并各捐二千金又遍致書吾皖諸公勸各捐助傅相亦概捐二千兩計尊處必亦得沈公勸捐之函沈欲淮軍捐助

傅相自難從命某竊謂大帥勸捐自有未便至淮部諸帥無不欲子弟之從事文學所謂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此門第之盛事則各視其力之所能量捐若干以共成此美舉似亦無傷大雅但無人為之苦口奉勸耳昨與周廉訪論及此事以為伯夫人殯期諸公畢集請廉訪勸辦廉訪亦已慨允又恐諸公不肯多出止略出少許以塞廉訪之意則亦無濟於事不揣冒昧欲我公廣為化導必使多多益善乃為有益人亦何處不用錢何惜金資以作育全省人才乎或謂省城書院止近縣受益此殊不然現由學使倡辦學使按臨所至拔取高才送入書院優給膏火則無遠近厚薄之分無庸疑阻也

與范肯堂

同日

使院盤桓最久與公兄弟晨昏留連可謂極歡別後猶系念不忘

季皋待我至厚尤可感渠百日後當理舊業吾意欲請其纂修師
相年譜前時名人莫年多有自為年譜者師相公事少暇固不能
自撰亦不肯沾沾自喜然生平所辦皆大事關國家安危他人傳
述失真則心迹易晦莫若季皋於問業之暇日記數則由執事潤
色而呈之於趨庭之時以決定事理之是非此在季皋為莫大之
著述而在吾輩亦有先覩為快之願異日國史不能得英雄深處
也請公裁酌以為可行則請即行之

答許仙屏河帥

七月二日

某謹拜奉書總河侍郎先生閣下違離十許載前聞閣下出分閫
寄河江南北所至有聲溷跡塵埃不敢冒昧自通願言之懷徒鬱
夢寐比持節巡河而下走業已投劾乞退語默殊分益復不敢相
聞每從朋好所獲讀疏議條教一掃百年積弊毅然獨任艱鉅使

上下張目縮手不敢引故事說成敗一聽我公變置滌濯莫敢枝
梧未嘗不私幸文正公身後數十年而遺風餘教至今尚在天下
也獨恨舉世波靡有似文正所稱一虎衆猱更無同明者與之相
照耳易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必有遯世
無悶之素而後能獨立而不懼此大君子之所自得於學問中者
他人故未必盡知小人不佞竊自謂能窺見萬一也承示追悼曾
門故人半登鬼籙而謬引下走為同調文正諸客莫不垂光青史
劼侯尤為有用之才年之脩短蓋不足復問獨某孤負大賢期待
少不努力老而無成既無吏能退而讀書文采又不足自發其意
殊自悼也承示詒煒集見梁淑人賢行卓卓可傳委作墓志恐蕪
筆不足闡高行然不敢固辭也

答余壽平

九月廿六日

接閏月惠書獎借逾量慚戢無已就悉承明著作望實兩崇至慰
跂祝前聞皖中議創古學書院撫軍學使倡率捐輸某用為私喜
誠見中興以後各省皆有學古之士獨皖中頗希亦從無先輩接
引深恐淮濡武節極盛難繼一傳之後聞其無人今得大吏振臂
一呼不難風雲協應旋聞貴紳多不願捐皖中又少公帑此事便
當中止意甚惜之大約廬州池州諸公皆謂省城書院僅止安慶
一府受益以此觀望不前今安慶苦無顯宦仰成他府自不易言
不如一府專辦或尚易歲事已與南中諸公函商欲請撫軍於安
慶一府按畝派捐以成此舉似尚不甚竭蹶尊意如以為可欲請
轉商洪朗齋趙伯遠朱舜琴昆季徐鑄弇同年吳季白王問山諸
君子公作一書徑請撫軍飭派畝捐一壯任事者之膽計可從愿
成之此書院若成則後來才俊日起有功出則蔚為國華處則教

授徒友吾皖人士不患不蒸蒸日上為惠不可勝言往年弟嘗勸合肥師相倡辦此事師相意不在此而漫謝以山長難得今武昌張廉卿海內碩儒也在鄂不合流轉襄陽今聞將有入秦之舉此君年七十而入關謀生蓋亦無術自給出此下策弟昨謀之南中舊遊意欲糾合十餘人人出百餘金延此公入皖以為鄉里後進師表則文章之傳當復有寄明年集腋為之又明年畝捐事成則無煩各出囊橐矣諒鄉里好義之士必當響應即使此議難成畝捐之策決不可廢但令有貲以給師生固不憂無人為山長也區區愚見竊謂時局日棘後來之變未知所底帖括之學殆不足以應之將欲振興人才宏濟多難自非通知古今涵茹學識未易領此不佞日夜念此至熟也用敢誦所聞見仰達左右倘不見為迂濶否童龔卿兒子之師但能代謀惟力是視恨所處之地不能有

少益於童君耳舍弟解任之後藉便赴津一診舊疾於私計亦正自不惡宦途升沈則有默為主持者不可強也

與吳季白

同日

令姪還京後幸尚就西醫治之可望復壯勿聽他人沮敗也皖中舊無古學書院今年沈中丞與吳學使擬創為之勸捐於皖紳苦無應者鄙意深惜此舉之不成擬請姚叔節南歸時商之六皖紳士公請撫軍飭派六縣畝捐以成此舉計民力不甚拮据而士風得此當煥然丕變無價之寶也尚恐中丞不敢派捐欲請我公與六縣京朝官公商作書勸中丞奉行如此則八九望成矣不知諸公以拙議為然否此間有友人得劉仲魯書謂張廉翁已定入關前日冀州人來攜有賀松坡致同州府一書屬為轉遞詢其書中何事則云張會叔有書屬松坡為渠父謀同州書院據此則秦中尚

無遺席以處廉卿也弟擬日內作書致廉卿告以吾皖人欲延聘之意并勸勿入秦未識有當否張廉卿之文必傳於後今世人不知之後世必有揚子雲能知之也今人多講口耳之學故自與為異趨耳文章自有真傳廉卿死則廣陵散絕矣區區之意所為必欲羅而致之皖中也

上李相國 十月十五日

保定曾文正祠堂遂已落成衆以碑文見屬義無可辭撰成一稿未識可用與否前聞俄人據洪文卿所刻交界圖進據吾地不知其地何名後聞津郡人言地名雅什里庫里查閱洪圖其火字第七幅土字第七幅皆有雅什里庫里又不知何處被俄侵據萬國公報稱其地為拍密爾謂即華人所云葱嶺者葱嶺固是中俄界首不知其越葱嶺又侵地幾何也查中俄邊界最難明晰條約有

說無圖今洪圖則又無說地名譯音又彼此乖異近以中俄交界圖說命題課士士無能確鑿言之者朔方備乘成書數十卷而於新疆舊界并不能確指黃子壽使其徒依條約繪成界圖附朔方備乘以行其意甚善然烏里雅蘇台所定界約圖中失載則亦未可據依查每次議界定約皆有界圖圖皆俄人所繪今條約刊行令人人通習具有成就人才之意而圖獨收存不發殊為缺典可否由師門函商總署將咸豐以來每次定界之圖發出石印與界約并行左圖右史一覽瞭然為益不少若云幅員日蹙不便宣示則條約已具豈秘其界圖人便不知况外國無人不知但瞞中國何益愚見如此不識有當否

與范肯堂

十月卅日

昨承惠書深喜文字間有輔仁之友猶還冀州時舊觀此吾徒之

至樂也拙文疵累曾不自知其詩辭平列四事蹇滯可笑執事所
教皆是今改云士昔失學民亦不澤有嫉有櫟有襦不複孰師孰
父孰覺以煦公既泣止乃塾乃庠以上八句不知可用否乞教我
為幸昨閩鶴泉檢討來此據云孟綬臣與直隸諸公商定欲為某
請加京銜殊可駭怪彼謂議發之師相吾竊料其不然吾事師相
數十年師相待我向不如是之淺如當道諸公嫌我官職下不堪
任此講席則我可即日辭去又何必作此等轉折往年天津道吳
香畹保我一知府銜吾聞面辭香畹謂文牘已詳院矣吾乃至幕
府請景翰卿調查此件文牘來吾自將賤名刪除其後在冀州勸
賑胡雲楣觀察又議定列獎吾度不可辭乃怒激之曰君豈欲收
我為門生耶胡公乃已此皆在官時事豈有在官不欲加銜去官
處館反須加銜之理若云賓主不稱亦未聞主人延賓必求與已

敵貴之人今師相貴極人臣又安所得一貴極人臣者為之賓哉
鶴泉佳士也聞吾言乃笑曰吾竊料其不可當作書告紱臣尼止
之繼又聞紱臣并有書致提調宋君吾問宋君宋君亦言已復書
告以勿辨據此則此議當可中寢萬一不能中寢則吾惟有弃館
而逃之一法吾豈為汪仲伊崔岑友哉執事知我尚望設法勸止
此事勿遽逐我遠去也

附錄張小船來書

傅相幕府自翰卿謝世贊理乏賢雖得替人亦僅敷衍例案難助
高深傅相近七十之年任天下之重精神智慮實恐稍一疏虞有
關全局台端抱濟世之具守高蹈之懷不欲逐髯叅短簿相與周
旋凡在知交同深欽服即傅相亦未便過事繫維有違雅量然竊
計閣下之與傅相師友廿六年誼深道合值此孤立無相助之際

又當新政嚴切之時萬一舉措稍乖致生異議則執事舉此坐擁亦必踧踖不安翻焉思啟夫匡襄於事前與補救於事後功效短長不待辭說閣下風義敦篤夙駕東漢而上智珠在握定有權衡如蒙俯允所請傳相當掃榻以待何幸如之前郁山兄力贊閣下卻聘弟等深以為然茲則目擊時艱進詞勸駕禱昧之見實匪計一身一家所恃君子有時中之道而已鵠候示復

答許仙屏河帥

十一月十一日

來教獎掖逾量祇增慚汗某少不努力老而百無一成曾文正門下乃有駑下如某者豈不慚負聖師期待乎來示述往年文正見愛語文正當日固不料某了無成就如此也今雖欲勉踪古人而年過五十精力有退而無進殊用自傷命撰梁淑人墓誌頃始勿勿脫稿文筆蕪陋不足發明淑行不必果用上石也近刻尚書讀

本係石印頗不損真附呈一冊盛意欲刪定曾文正集此誠盛事但鄙淺無學不能究知文正深處難勝重任又此事未易急切整理往年方存之所定本吳清帥刻之天津者但取在京時諸疏後來在軍則專主論事不存文字之見鄙意方本甚善但在外諸疏有不可不錄者此又非通讀全疏不能率爾定也若今集中畿輔天津諸疏則誠多下走擬稿不可以魚目混珠也書札中可存者較少然亦有實為至文不在集中者不可不編入一人之見恐不能盡厭人心是以不敢草草應命他日稍暇或檢點全集抄一目錄寄呈是正可耳

答賀松坡 癸巳三月廿三日

得手東并寄示所為論左傳一首其謂左氏書但紀述事始末而未嘗為之條例以解詁春秋之文其條例而解詁之者淺學自喜

者之所為也此誠卓識閱議鄙人私蓄此疑於胷臆久矣往與張廉卿論鄭莊克段篇廉卿摘文中段不弟數語謂為飛鴻點雪僕以漢人謂左氏不傳春秋若開宗明義便如此云云則愚人亦知為春秋傳矣蓋嘗疑之而未敢信也今得大論為之一快凡此等於文中增竄語言者蓋不可一二數史記載華元饗士其御羊羹不及古以斟為羹羊斟為羊羹而非御者之姓名甚晰今左氏乃有君子謂羊斟非人也等說此必經師講論時有疑羊斟為人者而其師知斟之為羹故曰羊斟非人豈知後之淺者入此語於左氏書中而賡續之以私怨殄民云云者哉此與鄭莊克段篇皆文中攪雜膚受淺說尤為謬亂恐全書中此類尚多尤能疑誤後學安得如執事者一一辨白而刪雍之如柳子厚之於國語豈不快哉至謂其事出於劉歆則愚心尚未敢附和歆雖引傳文解經略

如費氏之於易未必遽有移易竄改杜元凱序稱劉賈許穎劉杜相去二百餘年劉所為書杜猶及見之若果改易左氏本書杜豈不知而顧從而阿順之曾不一為致疑而辨諍之尚得為左氏忠臣哉僖五年正月視朔登臺觀書雲物孱入晉殺太子申生文中使與前年所書事離絕不屬其為後人攙入者無疑而漢書已引之其他釋經條例或在歆前或在後今殆無能確證要之非左氏本然此可決知者劉子駿學術故自淵懿孟堅蓋深服之於其父子間議論異同時時右子駿觀所為讓太常書其毅然自守嗜古而嫉俗豈非真知古今闕博大雅之君子哉班氏愛其文學而惜其附莽斯其為不隱惡不虛美之信史非如後君子惡其為人則虛加之以惡名而詆誣之以本無之事若望溪之以周官為劉歆增竄者則尤為無實不根一人之臆說不足引為深據也鄙見如

此未識有當否有異同可相違覆去年得手書論蘇氏木假山記鄙意亦微有不同尊公壽文稍遲當竭棉薄以副雅屬但恐文陋劣不能稱其為人耳數月來卒卒未嘗讀書至如著文則尤不敢昔嘗自署為沒字碑今果然矣

與吳季白 三月廿五日

令姪還京後想益調攝強固是否尚服西藥每恨執事文學精進而醫學近庸但守越人安越之見不知近日五洲醫學之盛視吾中國含混繆誤之舊說早已一錢不直近今西醫書之譯刻者不少執事曾不一寓目顓顓焉惟素問靈樞傷寒金匱千金外臺等編橫亘於胸而不能去何不求精進若是平心察之凡所謂陰陽五行之說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脈候視五藏果明確乎本草藥性果已考驗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藏果不錯繆乎人死生亦大矣果